



金蜘蛛丛书



高雷娜

爱墙

I

Z

H

U



L002843

北京计劳干院图书馆



L002843

爱



墙

丛

书

(台湾) 高雷娜

S

H

U

(冀)新登字 006 号

《金蜘蛛丛书》主编 戴小华

策划 徐 征 李自修

金蜘蛛丛书

爱 墙

高雷娜

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(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)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 9.75印张 200千字 1996年4月第1版

199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:1—8,000 定价:11.70元

ISBN 7-5434-2549-1/I·233



高雷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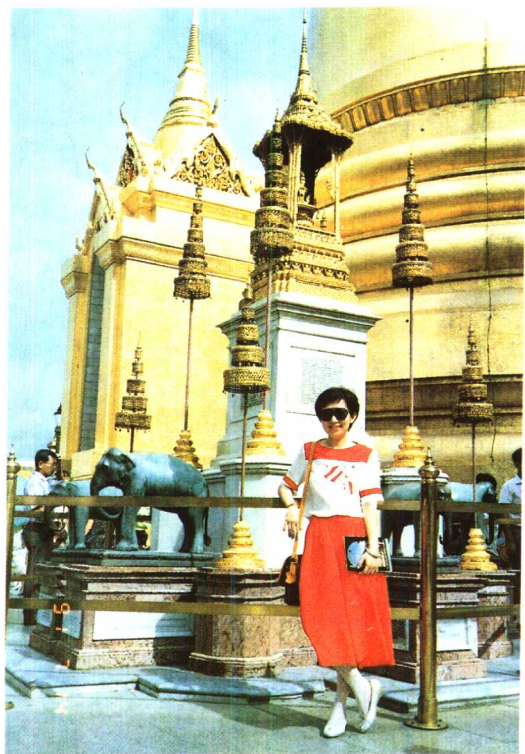
高雷娜，生于台中市。曾任台湾新生报记者、台视文化公司企划、台视《生活广场》节目制作人，现任中央日报记者兼妇女版主编。著有长篇小说《爱墙》，短篇小说《把爱找回来》、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，电视改编小说《天龙八部》，及报导文学《时髦的行业》、《法律不承认的行为》等。



学生时期任校讯主编



旅游写作到曼谷





与大陆作家舒乙(右一)等合影



参加 1993 年世界国际妇女大会

出席研讨会



与小林海(右二)合影



拥有一个甜蜜的家庭,是最大的幸福

序

戴小华

近百年来，中国历史跌宕起伏，有些华人离开了母土，移居海外，在异地各自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奋斗；其中所历经的孤寂与挣扎实非等闲可以道之。

这些华人的心情与当年自我放逐、流落欧洲的屠格涅夫是相似的。然而，即使身在他乡，语言和文字却使他们与故土的根源藕断丝仍连。这使我想起屠格涅夫当年所说的一段话：“当我对我的祖国有疑惑、伤感的意念的时候，你这伟大而有力的俄国语言是我唯一的依靠和帮助。我不能相信如此的一种语言，不是属于一个伟大的民族。”

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，她的语言和文字当然也是伟大的。

四十多年来，中国历史又生巨变，令海峡两

岸分隔。长久的隔绝，使得两岸的社会形态与生活岁月各不相同；至于聚居香港、东南亚及欧美的华人社会亦分别处于独特的环境中。然而，尽管世界上的华人分处各地，但基于血缘上的渊源及文化上的感情，彼此之间，仍有着一份深深的关切。而这种特殊的感情及特殊的环境，也成了作家在文学创作上最好的酵母。

于是，他们以优美的文笔，纪录了各自的闻见和感思，呈现了近数十年来各地华人的生活真貌，表达了对中华文化、中华民族的关切和希望。亦同时展示了这个时代华人的才思、文采和智慧。他们不仅用文字显示了他们独特的风貌和风格，并用文字同他们的读者建立了千丝万缕的感情联系。

这类华文作家既是传统的，也是现代的。一端植根于久远的传统文化，另一端则吮吸着日新月异的现代文明。

数十年来，台、港、澳及海外华文文坛名家辈出，佳作纷呈，不仅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，也成为中华民族文学宝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。而从事写作的女作家更是壮大繁盛，尤如绮霞丽天，已不只辉映半壁而已。

如今，河北教育出版社有志于女性文学的繁荣，决定继《红罍粟丛书》及《蓝袜子丛书》之后，推出一套台、港、澳及海外华文女作家作品系列。这个构想，如从文化的意义上说，多少也能表达出这数十年来各地华人的一些生活经历、思想感情和文学创作成就。

何况，在当今整个世界趋向现代化的过程中，文学已

面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；甚至有人警示，文学这个“物种”，已面临了物竞天择、自然淘汰的境遇。河北教育出版社依然能秉持着对文学的热情，依然高举着理想的旗帜，愿意冒险斥资出版，就这点，我对该社的魄力及勇气是由衷敬佩的，故今年年初与我联系，邀我为该丛书主编，我毫不迟疑，一口允诺。然虽忝列主编，实际上，丛书中的作品全由作者自选提供。而且，我也没参与出版社的决策，只是从旁协助而已。

出版丛书是一件颇不容易的事。丛书的组稿工作是今年三月才开始进行，由于时间急迫，作家又散居世界各地，联络耗时。虽尽己所能，耗费不少精力；但因受时间、版权及作品篇幅等所限，肯定不少重要的作家及优秀的作品被遗漏或被迫忍痛割爱了。因此，不无遗憾！

这套丛书，可以说，只是从满天云锦中截取一片，从满园香葩中撷取几朵，奉献于广大的读者之前。

丛书编辑工作伊始，大家曾一度为丛书的取名众说不一，直到四月中旬，在一个细雨纷飞的夜晚，我仍躺在床上苦思着。窗外，一只蜘蛛悬在屋檐下，孤独地织着网。它的工作并不顺利，一阵风雨，就将它织着的网弄破了！然而，它仍是默默地、耐心地辛勤工作着。突然，灵光一闪，我纵身一跃，低呼着：作家创作时不也是如此吗？他们几易其稿，呕心沥血，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，直到把精美的精神食粮奉献给读者。至于用金色，乃是取其色泽尊贵、独特，就像作家的作品一样。

《金蜘蛛丛书》的出版只是一个引发点，但愿所有作

者、读者、出版者能学习蜘蛛织网的精神，为寻求完美而努力不懈，一同为达到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文学盛世而努力。

1995年5月13日
于马来西亚吉隆坡寓所

说故事的人（自序）

我不喜欢“高雷娜”这个名字，因为常有人要问道：“是本名吗？”言下颇有作艺名较合适的意味。它有时候又被写成高“蕾”娜，像在衣领外镶了一条蕾丝边，看似美观却更显花哨了。其实那不是我，不是一个喜欢直来直往的人具有的个性。可是有些既定的事实，总让人有着无力感，名字就是其中的一桩。

似是而非？积非成是？既然名字里头都有些纠葛，生活又怎能撇清呢？于是我去写小说，把生活里的颠倒梦想过滤一下，让自己成为说故事的人，忘却利的汲营。

我的文字多言情，不若生活那般利落。本来也是，踏出学校，一头栽进报社当记者，六年后进电视台做制作人、编剧，再重做冯妇回到报社工作……十二年来，我无所割舍，能留下的只有这些文字。我留意人情，小说记录的常是一时的

心情。

我欣赏蕙质兰心的女人，我相信她们的智慧，为这个社会点缀和谐与美，但是她们也不免为情所困，在生命中涂抹上阴影，像走在都会广厦间那般不见天日。情愫是网，看着自己笔下的人儿受苦，竟不觉心疼起来，还是会越俎代庖为她们化解那份心结的。

文章结集了，说什么逼稿成章已是多余，倒是言情多了难免窠臼，好在生活多半不是这么回事。日子里有太多擦肩而过的琐碎，垃圾一样倒掉便罢，希望将来日日是好日子。

对于过往，我不停驻眷顾，孩子是例外，小说是例外。看着儿女们一天天聪明乖巧，就有一种创造的喜悦；至于小说，写出来就是一种发表，自然心存感激。如今结集更像孩提时穿新衣一样高兴。就当它是一份意外的礼物吧！

目 次

化身情人

1

爱墙

135

化身情人

1

口袋空空真能给人带来灵感吗？

计程车在曼哈顿饭店的门口停下，舒飞递出身边的最后一张美钞时，卓凡上一封信才说过的那句话忽地闪过脑际，于是尽管心痛，她的口气却是故作轻松地说：

“零钱留给你了。”

从现在开始就是走进成人的世界里了，舒飞收起淘气的笑容，刻意装出一脸肃穆的神情，让身着燕尾服的门房替她拉开桃花心木大门。

一进去，她立刻发现里面确实是个不一样的世界——四周一片静寂，水晶吊灯的光影昏暗，墙上到处挂满了十六至十八世纪优雅的古画，配上法国路易时期的考究家具，令她有着置身博物馆的错觉。

舒飞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尽可能地把步履放得轻柔、缓慢，让自己表现出最文雅的一面，然而心底仍不觉好笑地想着：即使自己又跑又跳地一路冲过去，这厚重的豪华地毯也发不出任何声响吧！

空气里弥漫着淡雅的花香，原来每张桌面都满插着大瓶的百

合花，到处是爱奥尼亚式的米白装饰柱，晶亮的镶铜出现在每件壁饰上，以成熟而内敛的方式，呈现出浪漫与神秘的美感。

一向喜爱各种美好事物的舒飞，深受“曼哈顿”拥有的贵族品味而感动，几乎忘却了她此行的目的。不过，当发现右前方出现几个身影时，她立刻走向那个有着半人高的桃花心木柜台。

柜台里，有许多穿着白衬衫外加灰褐色套装的饭店员工，正默默地忙着各自的工作。

“我能为你效劳吗？”一位服务员礼貌地欠身问她。

“我是伊莉莎白女校的应届毕业生，我和韦夫人约好了面谈。”舒飞受到他温和态度的鼓舞，终能气定神闲地道出来意。

“好的，请你等一会。”年轻人的语气依然恭谨，他打了两个电话后，立刻来了个当班的小弟，带她往人事经理的办公室走去。

“您好！韦夫人。”舒飞双手端庄地交握身前。

“你会说哪几种语言？”韦夫人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，脸上露出赞许的表情，似乎对她束起的黑发与正式的洋装相当满意。

“我会说流利的英语、法语，还会说一点德语和意大利语。”

“你不会日文吗？”韦夫人的眼里充满了困惑。

“对不起！我忘了说明自己还会流利的中文，因为我是中国人。”舒飞赶忙解释，不过她并不认为中文在这能派得上用场，毕竟这里是国际性的大都会——纽约，而且“曼哈顿”出入的顾客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商名流。

“对我来说，你们东方人是很难分辨国籍的。不过，我很好奇你怎么会来这儿应征工作？何况伊莉莎白女校还是所传统的贵族学校。”

“我的母亲早年也念过这个学校，她生病后没办法照顾我，便送我进她的母校就读。”想起病中的母亲，舒飞不由得神色黯然，但想到自己极需要这份工作，即强打精神说她对“曼哈顿”是慕名已久，能成为其中的一分子，将是她最大的荣幸。

“你不打算继续念大学了吗？”韦夫人虽是一见面就对舒飞颇有好感，但她在“曼哈顿”已掌管人事多年，许多疑虑都有必要事

先理清，以免工作人员的流动性增大。

“不了！我没这个心思，而且家里的经济环境也不允许。”舒飞对这位和善的妇人坦言道。

“我相信以你的能力一定可以胜任业务助理的工作，但是，你才十八岁，又毫无社会经验，如果让你从基层的房间服务生做起，你愿意吗？”韦夫人仍然用搜索的目光注视着她——这个女孩看似清纯，然而举止却异常沉着，白皙的肌肤把她的黑发衬托得更醒目，海鸟翅膀般的粗眉、微高的颧骨、直挺的鼻梁和昂起的下巴，在在都显示出她的自傲。但是，尽管她的表情严肃，服装呆板，她那对如烟雾般的琥珀色双眸和弧形饱满的嘴唇，又像隐藏着热情与笑语。这般矛盾的组合，使她看起来既天真又世故。她漂亮吗？韦夫人虽已阅人无数，一时也说不上来。真的是很难用漂亮两个字去形容她，却不由自主地被她吸引；对了，在她身上有一种特质，这比漂亮更让人难忘！”

“我愿意！”舒飞很高兴自己的声音沉着而清晰。开始是很重要的，她急于熟悉这里的环境，因为“曼哈顿”不仅是她父母的定情之地，卓凡也曾住过这儿——他曾用饭店的信纸写信给她。

“你可以马上开始工作吗？”

“是的，韦夫人。我已把行李带来了。”

“很好，你马上去找房间部总管领制服，他带你去你的宿舍。明天一早会有其他服务员来为你示范工作的内容，希望你在这儿工作愉快。”

房间部总管正如舒飞所预料的，是个颇有年纪的热忱男子，在分制服到派床位给她的短短十来分钟内，他不断叙述：

“以你的聪明，相信你一定看得出这儿的规矩很严格。顾客花数倍的价钱来往我们饭店，不只是一定要住得舒服，也希望保有隐私。所以我们在提供他们最完善的服务外，是不可与他们交谈的。‘曼哈顿’的声誉是我们所有员工最引以为傲的，希望你也一起帮忙维持好吗？”

舒飞肯定地点点头。多年女校的训练，已使她学会面对“传